

活力与思力并重的儿童文学精神

□金波

我认为中国儿童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突出的标志是:新人辈出,创作严谨,起点较高;中国的儿童文学与世界的儿童文学开始有了更多的交流。我们不再妄自菲薄,我们有文化自信。

砥砺奋进的五年,是儿童文学逐渐摒弃浮躁、深入思考和认真写作的五年。在这段日子里,我常常谈到的话题是:文化自信,如何写好“中国故事”,有难度的写作,改变创作出版门槛低低的状况,加强理论建设,等等。我常常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敛声静气地反复思考着。我认为中国儿童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突出的标志是:新人辈出,创作严谨,起点较高;中国的儿童文学与世界的儿童文学开始有了更多的交流。我们不再妄自菲薄,我们有文化自信。

儿童文学是这样的一种文学:它陪伴着儿童生理的和健康的成长,它陪伴着儿童走向未来,儿童就是我们的未来。孩子作为服务对象的独特性,决定了儿童文学作家的独特性,这就是儿童文学精神。

我认为儿童文学作家不仅要像孩子那样单纯、真诚,对世界充满新鲜感和好奇心,他还要有责任心、使命感。儿童文学之所以应得到重视,并不仅仅是因为它表现了孩子的天性,为满足这种天性,给他们编织好玩的故事,抒发纯真的感情,在幻想的世界里,带领孩子一起飞翔。儿童文学的被重视,是基于“为了孩子,为了未来”这一崇高的目标。儿童文学向小读者(包括大读者)表达的是一种高尚的精神,揭示一种成长的力量。为此,儿童文学作家要坚持有根的写作,坚持做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这样一个高标准。儿童文学不能因为它的服务对象是孩子,就可以有丝毫的放松和忽视。儿童文学固然写了许多童话中的飞禽走兽、古怪精灵,写了许多幻想故事,满足了孩子的好奇心,给予他们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仍然是从大地起飞的。所以儿童文学无论你用哪一种体裁、哪一种技巧写作,心目中永远有一个现实生活,这就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实践有根的写作。这几年,人们常常谈起写作生态中的浮躁问题,我们对此是有警惕的。儿童文学作家在逐渐地摒弃着浮躁,大家放慢了写作的速度,自觉地提高了门槛,承担起有难度的写作。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不是因为儿童文学容易写、容易名利双收才去从事儿童文学的写作。儿童文学作家选择了儿童文学,是因为在这片沃土上可以播撒种子,可以开花结果,可以让孩子发现美,可以培养善的情怀,培养孩子们“有道德的情感”。儿童文学作家的爱孩子,是发自心灵深处的爱,是惦记着他们如何身心健康成长的爱——既是

当下的哺育,又是向远方的引领。那是一种有智慧有理想的爱,是和孩子一起成长的爱。这几年,我们称之为“有难度的写作”,这是因为儿童文学作家以他们的作品,自觉地担当起弘扬爱国主义,珍视儿童生命,追求真善美的儿童文学精神。所以,儿童文学精神是既要有活力,还要有思力。这种思力的表现,不靠说教,而靠暗示,常读常新,言近而旨远。

写作促进作家的自我发现:凡是儿童写作的作家,在写作的实践中,不但创作着全新的作品,也在发现着全新的自我。当自己的生命和儿童的生命相融合时,便是走进了一种新的境界。孩子的一切表现,会映照到儿童文学作家的心扉灵府,会激发他们许多思考、许多感悟,使他们的生命获得新的焕发。张伟在第十届儿童文学奖的获奖感言中说道:“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更加热爱儿童,靠近童心。”这句很朴素的话道出了创作儿童文学的心路,如果说“热爱儿童”是人之常情,那么“靠近童心”就是艺术家追求的一种精神和品质。我想起列夫·托尔斯泰晚年说过的话:“试着为孩子写些东西”、“问心无愧地死去”。要知道说这番话时,托尔斯泰已是完成了他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宏篇巨作之后的79岁高龄之际。他的这种欣喜是自我的发现,是新的生命之光。毕加索有句话:“我在年少时画得像拉斐尔那么好,但是为了像一个儿童那样作画却耗我毕生的精力。”这不仅是艺术的追求,还是人生的境界。张之路的《吉祥时光》获奖,他说:“我的童年若写到心灵深处,便也是你的童年。”儿童文学作家写自己的童年,不是怀旧,不是追忆,而是唤醒自己的童年,启迪别人的童年。我曾经说过:张之路的《吉祥时光》给孩子们读到的是摩挲了很久的莹光剔透的珠子,而我们还可以看到珠子背后的影子。在这部作品中呈现的是他对自己的发现。自我发现让儿童文学作家身处“没有年龄的国度”,永葆童心,生命不老。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在开篇“献给莱昂·韦尔特”中写道:“……这个大人什么都懂,甚至懂得给孩子写的书。”这说明懂得孩子并不容易。儿童文学作家要时刻自觉自主地认识自己,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年龄的国度”,这也是一种儿童文学精神。

儿童文学还有一种精神,就是让孩子享受“语言的狂欢”。作为语言艺术的儿童文学,面对的是浑朴未凿的孩子,单从语言方面讲,儿童文学让他们从牙牙学语时期就开始学习语言了。这种学习

是从“声音”的听觉感知,到“意义”的知晓应用。他们的学习语言,感受了从“悦耳的声音”到诗歌式的想象,再到哲理式的思辨。儿童文学的语言适应着多变的童年,儿童文学语言的多样化,显示了人类智慧和表达能力发展的全过程。文学是语言艺术,为儿童的童谣、诗歌、童话、散文、小说,都是在写语言。特别是为婴幼儿的写作,那就是通过阅读显现出来的声音之美。儿童文学与朗读分不开。在某种程度上,朗读是儿童文学阅读的一种方式;儿童文学是声音的艺术,年龄越小越是如此。儿童文学如何写得适宜读,这是对儿童文学作家的一种特殊要求。别林斯基曾经说过:“人们都说这样的人(按:指儿童文学作家)是儿童的节日。”我想,就是因为儿童文学作家不但给他们写出了有趣的故事,还为他们写出了适宜朗读的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童谣的恣意俚俗;散文的自然优美;故事的徐徐道来,都是多样的语言魅力。

生动活泼的语言,不但因为叙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还因为儿童文学作家可以把故事中的细节审美化,就可以把诗歌中的每一行每个字音乐化。写出优美动听的语言就是找到了语言中的宝石,听起来就像看到了湖面上的涟漪,让人享受声音的流动之美。我想,即使不用大声朗读,只需默读那些语言文字,也是对儿童的一种最好的馈赠。萧萍在她的小说《沐阳上学记》的获奖感言中说:“我想写出中国儿童口语诗行。”她的语言风格与她“多声部合奏”的叙述方式有关,与她的文体创新精神有关。另一位诗人王立春在她的《梦的们》获奖感言中说:“儿童诗破译着孩子和自然之间的密码,从没有哪一种艺术能破译得这般恣意和淋漓酣畅。”这种语言风格,与诗人超拔大胆的想象力和涌动的情感有关。儿童文学的语言至关重要,儿童文学作家应该带着自己敏锐的听觉写作。我想,如果作家听到了作品朗读出来的声音,就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会字斟句酌,不断推敲,就像作曲家谱曲一样追求一种感情的语言旋律。作家自己在享受语言的狂欢,你的小读者也会沉醉其中。写作和阅读儿童文学,是作者和读者在语言的狂欢中,不断地体验语言之美,培养小读者热爱母语的思想感情,这也是不可忽视的儿童文学精神。

让我们不断地发现研究儿童文学精神,在儿童文学创作的实践中发现自己,修炼自己,写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儿童文学精品佳作。

从出版维度看原创儿童文学发展

□张昀韬

从出版维度看五年来原创儿童文学的发展,重点需要关注影响力、作者群、图书类型、国际化几个角度。

影响力

近五年的开卷报告显示,少儿出版每年以两位数的增速发展,至2016年底,已经成为图书市场的第一大门类。儿童文学出版,一直是少儿出版最重要的细分类别,占比达30%—40%。从数据来看,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取得的成绩是超越性的,甚至可以说,儿童文学出版为整体图书市场带来了活力、信心和希望。

在整体规模的基础上,出版具有重大文化积累意义的丛书,出版叫好又叫座、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创作品,是出版影响力的标志。原创少儿文学影响力如何?有两个可以进一步参考的榜单,一是畅销书榜单;一是各类推荐和评奖榜单。

从五年间的畅销书榜单来看,原创儿童文学的表现一直最为强劲。从2013—2017年,少儿图书的畅销榜单构成变化不大。以2015年的数据为例:开卷畅销书实体店榜单前100种中,儿童文学占93种,其中原创儿童文学占81种,主要是类型系列化作品和当代经典儿童文学。比如冒险类、校园类的《墨多多谜境冒险》、粉红樱校园小说《怪物大师·阳光姐姐小书房》,以及“常青树”《草房子》《狼王梦》《小猪唏哩呼噜》等。在开卷畅销书网络书店榜单前100种中,畅销的系列有所不同,但原创儿童文学占比仍旧领先,占58种。类型化、系列化儿童文学的成功是出版市场的成功,这些新书往往能够进入当月畅销榜单,产生较大的市场影响力和广泛的读者接受度。

第二类是各种影响较大的推荐榜单。比如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每年评选的“中国好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向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还有各大媒体、机构的推

荐榜单。五年来,原创儿童文学作品上榜比例逐渐增大,优秀作品登榜次数增多,如《点亮小橘灯》《火印》《寻找鱼王》《童眸》《少年的荣耀》《将军胡同》《布罗镇的邮递员》等。这些入选作品,是创作和出版打造精品的总结和证明,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在市场化、不断追求和开拓精品,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能被写入儿童文学史的作品。从各类榜单中可见,原创儿童文学畅销书和精品的出版集中度是非常高的,专业少儿社占80%左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

作者群

作者是出版社最重要的资源,出版社对作者队伍的发掘、建设和维护也是在建立原创儿童文学发展的良好生态。五年来,随着儿童文学出版热潮的持续,儿童文学的作者队伍也日渐壮大,新的力量不断加入。目前,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主要有三类作家。首先是专业儿童文学作家们,他们持续的创作实践是儿童文学发展的源动力。这五年中,老中青三代儿童文学作家贡献了一批批力作,带领儿童文学从高原向高峰攀登。比如金波《婷婷的树》、张之路《吉祥时光》、曹文轩《火印》、常新港《我想长成一棵枣》、汤素兰《阿莲》、彭学军《森林里的小火车》、殷健灵《野芒芭》、汤汤《水妖喀喀莎》等。第二个创作群是成人作家对儿童文学的重拾或者尝试。这五年,有不少成人作家创作了儿童文学作品。比如张伟《寻找鱼王》、赵丽宏《童年河》、杨志军《海底隧道》、徐则臣《青谷童话》等。第三个作者群是初登文坛的新作家。这些作者是文学爱好者,多年坚持文学创作,作品散见于文学刊物。他们大多通过文学评奖崭露头角,正式进入新的创作阶段。比如青墩葵花儿童小说奖获奖者史雷,他的首部小说《将军胡同》获得第十届儿童文学奖小说

奖,得到业界和读者的一致认可。

图书类型

从传统的类型上看,儿童文学出版的体裁主要有小说、童话、散文、诗歌等。从出版数量来看,以小说最为丰富,关注现实题材。而原创童话、散文和诗歌新作品创作和出版的数量不大,也是出版社今后要特别关注和鼓励的类型。

随着出版的发展、读者需求的变化,国际交流日益增多,创作的类型也有一些新变化。传统的诗歌、散文和童话正以有别于从前的出版形式展现,比如新的图书类型——故事图画书。虽然图画书强调图画的重要性,重视图画与文本配合讲故事,但核心仍然是故事和创意。诗歌、小童话、小散文都可以成为图画书文本的创作方式,许多作家已经开始新的创作尝试。有的将之前的作品改编成图画书的文本,也有的进行了新的构思和创作,参与图画的对话和合作,丰富了创作的类型。另外,随着儿童剧的兴起,将儿童文学作品改编为剧本以及儿童剧本创作也产生了巨大需求,曹文轩、王一梅、汤素兰等作家的作品都进行了剧本改编。

作为内容创意,图书是投入最小而能产生多元价值的原点。随着多媒体融合合作,原创儿童文学会产生更多样的类型和表达方式。

国际化

文学是能跨越民族和地域的界限,获得世界理解的文化形式。儿童文学在国际交流中非常活跃,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的方式也非常丰富。

2016年,曹文轩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这是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的成就和能力的证明。获奖推动了曹文轩作品在其他国家的出版。今年的北京国际书展期间,天天出版社曾就曹文轩图画书的海外授权做了一个统计——共实现22个语种,52次输出。最新和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相关的,还有接力出版社“一带一路”国家76种图书出版;浙江少儿出版社收购澳大利亚特约出版,并在英国开设分社,优质图画书将实现三国同时出版;汤素兰多部作品输出澳大利亚等。开设国际分社、版权输出、与国际插画家合作创作、国际书展作家交流……多种多样走出去的方式和努力促使中国儿童文学与世界的交流越来越密切。当这样的势能积攒到一定程度,中国会成为下一个童书内容创意的供应国、授权国,为世界贡献自己的思想、故事、创意。2018年博洛尼亚童书展,中国将作为主宾国参展。在这个历史最悠久的、专业的童书国际交流舞台上,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和出版人将展现独具风格的,与世界童书共进的能力和追求。

纵观近五年的儿童文学短篇作品,作家们或深入内心去寻找童年诗学,为孩子建构本真世界;或从地域风土人情和传统文化里,让中国孩子的童年精神茁壮生长,富有使命与担当。中国原创短篇儿童文学对精神深处的童年书写,表征了当下成人对童年意义的祈望,既希望孩子能在与自我、他人和世界的交往与对话中,实现个人生命的成长,又期望孩子们在迈向成熟的路途中,在内心保持一份本真,抵御得住岁月的风雨。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呈现了飞速发展的态势,尤其是近年来,原创儿童文学在广度与深度上不断拓展,丰富的题材、多元的风格、自觉的艺术探索,彰显了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对童年的多维度表达。其中有市场需求的增大、出版的繁荣,创作队伍的壮大等促进因素,更主要的因素是作家在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儿童生活情境里,在创作上不断致力于童年价值与意义的探寻。

近五年来,长篇儿童文学的创作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短篇儿童文学作品也同样绚烂多姿。成熟的儿童文学作家在短篇儿童文学领域笔耕不辍,如曹文轩、张之路、常新港、祁智、汤素兰、彭学军等,均有短篇佳作发表;中青年作家更是非常活跃,如薛涛、黑鹤、翌平、三三、韩青辰、汤汤、李秋沅、舒解波、陈诗哥、顾抒等,不断拓展和丰富着短篇儿童文学的艺术疆域;令人惊喜的是,像邱勋、杨啸、李有干、李亮等年逾七十的老前辈们,也屡有短篇佳作诞生。

从某种程度上说,儿童文学主要表征了成人对童年的看法。借用佩里·诺德曼《隐藏的成人:定义儿童文学》中的一句话:“不论儿童实际上是什么,无可置疑的是,正是成人关于童年的想法塑造了这种文学及其典型特征。”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曾先后出现过以教育与教益功能为主导的儿童文学创作观念;用游戏、幽默、幻想来释放儿童天性的创作探索;以塑造民族性格为担当、增强代际间的沟通,为孩子成长打下明亮的精神底色等创作理念,受这些理念支配的儿童文学写作,依然在当下各种产品中参差地交叉在一起。但是在近五年的原创短篇儿童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儿童文学作家越来越摆脱对童年生活的表象化描写,深入到童年精神的核心地带,并且将童年作为人类本初的美好状态予以彰显与表现。儿童文学作家就童年的本质性内容朝着文化、哲学方向进行的探索,比以往都更为自觉与积极。

对于童年本质的探讨,以及如何建构一个理想化的童年世界,在童话创作中尤为明显。在许多短篇童话作品里,儿童文学作家寄寓了自己对童年理想世界的想象与表达,借助童话的魅力让孩子感知和体味童年的温馨、率真、无邪,以及作为人之初的那份本真;童话作家们尤其企望通过童话,也让成年人重新发现在岁月中被尘封的童心,回归内心的纯真,善待儿童,善待生命。将童话朝着诗学与哲学维度开掘最典型的例子是陈诗哥。他的童话作品“几乎什么都有国王”系列短篇,以孩子的视角建立了童年王国。在该系列里,他将想象的飞地落在平凡土地上,仅仅是一片山岗、一方池塘、一条小黑狗、一丛杂草、一棵小树,都因为孩子天然、蕴含无限可能性的内心而充满诗性和神奇,而孩子或者说所有生命都是这个世界上高贵的国王,他们对一切好奇,他们自由自在,他们过着最合本性的生活……因此,“如果世界重新开始”会怎样?“宇宙的另一边”有什么?太初世界要是换一种命名方式又将是什么样的存在?这都是陈诗哥童话中的天真之问,也是他作品关于童年本质的答案,可以说,他用童话在写童年以及万物的“列国志”。

与陈诗哥童话从宏观扎入想象与遐思的境地不同,汤汤的童话则从细微处入手,以丰沛细腻的真挚情感,温润着孩子的感情,在孩子的心田里萌发出坚强的力量。她近几年的童话,从已经成熟的、具有标签式的“鬼精灵童话”中突破出来,沿着情感脉络行走的同时,将童话的美学触角朝着人生际遇、文化承继等方向延伸。比如她最近几年的短篇童话《梅和银》《水妖喀喀莎》(短篇)、《门牙阿小传》等,通过对卑微生命的观照,或思索个人如何面对幻化命运,或探究在变迁迅速的时代里该如何坚守传统等,将生命意义、文化责任的探讨融入作品,向童年注入支撑的精神力道。这方面,汤素兰在《一本书书店》《桥姥爷》等童话近作中,也同样有非常好的表现。而黄颖丽的《跳房子》《木古和扫女们》等童话,则强调了童年的珍贵性。所谓的大人曾经是小孩,他们小时候也曾感到压抑、落寞,而今面对孩子,尽力不要将过去的痛苦、遗憾再在孩子身上重现。另外,孙丽萍、沈习武、秦莹亮、梁慧玲、麦子等人的童话作品,都致力于对童年精神世界的关注,他们的童话带着对儿童在生活中不快乐境遇的问候,以及现实与理想碰撞后的感伤抒写与治愈,犹如照进儿童内心的一缕光。

如果说,近五年来的短篇童话创作在哲理、在思想、在对童年生命本质的追寻上不断推进加强,那么短篇儿童小说则在文化思考、地域风俗与童年生活、现代性的反思,以及写作艺术的创新等方面延展着艺术力量。

短篇小说除了继续在校园小说、儿童生活小说、乡村题材小说等方面保持应有的可读性与艺术性水准之外,越来越多的作家在努力开发自身生活土壤的文化富矿,将风土人情、民风民俗作为童年叙事的文化土壤来生长出人物和故事。例如王勇英的《水药》《青碟》等作品,立足于广西客家生活的风俗特色,演绎了一种严谨、认真、淡泊名利而独有坚持的匠人精神,其中有通过孩子的视角来感知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人文,也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以为难以为继窘境之忧思,体现了作者的文化担当,即在社会快速发展中,将某些不可丢弃的优秀传统价值,以文学的方式言说给后世。这种文化担当,以另一种方式体现在张之路的《拐角书店》中,小说蕴含了对时代发展进程中不得已而消逝的事物的怀念和感喟,一家面临旧城改造而被拆迁的拐角书店,如同一个精神与文化的地标,也好似于求知若渴年代里亮起的一盏灯火,提示着现代文明不仅有高楼大厦,还应该对文化的敬畏和尊重,这种带着现代性的反思意涵,提升了儿童小说的品格。

此外,像常新港的《血肉故乡》、彭学军的《天晴了,下雨了》、三三的《蒲公英之歌》以及年轻作家吴新星的《玉簪寒》、吴洲星的一头野猪》、郝蔚的《一个人的香火龙》等儿童小说,都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这些作品都将童年生态植根于丰厚的中国人文精神内涵,其中的风土人情不再仅仅是故事背景,而是与儿童成长相融合,人物性格、情节形态等都是从人物所在的地域文化里破土而出的,真正展现出中国式童年的精神特质。

相对于传统的创作手段,对于儿童小说以何种方式抵达童年,顾抒、舒解波等作家以虚实相互交错的手法,寻找到了一条较好的途径,比如顾抒的《森林里的森森和琳琳》《布若坐着公交车走了》等作品中,《布若坐着公交车走了》中“我”与布若一起编故事的时候,“我”会忘掉忙碌的功课、糟糕的成绩、难缠的人际关系等,忘掉所有的烦恼——“故事是一叶小舟,载着我们徜徉在时间之河中,划向遥远的过去和未来。”有一次,调皮鬼同学用石子砸了“我”的脑袋,可是“我”和布若都奈何不了他,于是,布若就把调皮鬼想象成黑石国的王子。作为王子的调皮鬼经常要受国王和王后的惩罚,每挨一次揍,调皮鬼里就多一块黑石头,这些黑石头在他心里越积越多,实在装不下了。调皮鬼用石子砸人,是因为他不知道该把那些黑石头放到哪里去……在这种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交融的文本中,幻想世界并不是孩子逃避现实的虚无怀抱,而是试图以孩子的心与想象,去解释他们遇到的问题,在理解和体恤中安放自己的心灵,也去同情和关怀另一个受伤的心(比如调皮的调皮鬼,他背后肯定有不为人知的成长之痛)。

纵观近五年的儿童文学短篇作品,作家们或深入内心去寻找童年诗学,为孩子建构本真世界;或从地域风土人情和传统文化里,让中国孩子的童年精神茁壮生长,富有使命与担当。中国原创短篇儿童文学对精神深处的童年书写,表征了当下成人对童年意义的祈望,既希望孩子能在与自我、他人和世界的交往与对话中,实现个人生命的成长,又期望孩子们在迈向成熟的路途中,在内心保持一份本真,抵御得住岁月的风雨。

可以说,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高度是由短篇儿童文学作品像地基一样,一块一块垒起来的;对于整个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和作家的创作历程而言,这样的比喻都是恰当的。很多创作上炉火纯青的中青年骨干作家以及崭露头角的“90后”“00后”作家,其创作积累和艺术成熟都离不开短篇作品的磨炼。期待未来原创短篇儿童文学作品能更加深入到孩子的生活领域和精神世界,朝向孩子,朝向经典。

书写精神深处的童年

——近五年来短篇儿童文学创作简述

□冯臻

